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孽海花
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卻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

原來進來的卻非別人，就是袁尚秋和荀子珮。兩人掀簾進來，一見純客，都愣著道：「壽翁真又病的嗎？」純客道：「怎麼你們連病都不許生了？豈有此理！」尚秋見小燕在坐，連忙招呼道：「小燕先生幾時來的？我進來時竟沒有見。」小燕道：「也纔來。」又給子珮相見了。尚秋道：「純老的病，兄弟是知道的。」純客正色道：「你知道早哩！」尚秋帶笑吟哦道：「吾夫子之病，貧也！非病也！救貧貧病，除非炭敬。炭敬來饗，祝彼三湘！三湘伊何？維此壽香。」純客鼻子裡抽了一絲冷氣道：「壽香？還提他嗎？亦曰妄人而已矣！」就蹶然站起來，拈鬚高吟道：「厚祿故人書斷絕，含飢稚子色淒涼。」子珮道：「純老仔細，莫要忘了病體，跌了不是要處。」純客連忙坐下，叫童兒快端藥碗來。尚秋道：「子珮好不知趣，純老哪裡有病！」說著，踱出中間，喊道：「純老，且出來，兄弟這裡有封書子請你看。」純客笑道：「偏是這個歪眼兒多歪事，又要牽率老夫，看什麼信來！」一邊說，就走出來。小燕暗暗地看著他，雖短短身材，稜稜骨格，而神宇清嚴，步履輕矯，方知道剛纔病是裝的，就低問子珮道：「今天雲臥園一局，到底去得成嗎？」子珮笑道：「此老脾氣如此，不是人家再三勸駕，哪裡肯就去呢？其實心裡要去得很哩！」小燕口裡應酬子珮，耳朵卻聽外邊，只聽得尚秋低低的兩句話，什麼因為先生誕日，願以二千金為壽；又是什麼信是托他門生四川楊淑喬寄來的。小燕正要模擬是誰的，忽聽純客笑著進來道：「我道是什麼書記翩翩應阮才，卻原來是莊壽香的一封蠟踢八行。」這當兒，恰好童子遞上藥來，一手卻夾著個同心方勝兒。純客道：「藥不吃了。你手裡拿的什麼？」童子道：「說是成大人雲臥園來催請的。」純客忙取來拆開，原來是一首《菩薩蠻》詞：涼風偷解芙蓉結，紅似君顏色。只見此花開，遲君君未來。三珠圓顆顆，玉樹蟠桃果。莫使久憑欄，鸞飛怯羽單。

素

恃愛憂雲速叩。

怡

純老壽翁高軒，飛臨雲臥園，勿使停琴佇盼，六眼穿也。

純客看完笑道：「這個捉刀人卻不惡，倒捉弄得老夫秋興勃生了！」尚秋道：「本來時已過午，雲臥園諸君等很久了，我們去休！」純客連聲道：「去休！去休！」小燕、子珮大家趁此都立起來，純客卻換了一套白夾衫、黑紗馬褂，手執一柄自己寫畫的白絹團扇，倒顯得紅顏白髮，風致蕭然，同著眾人出來上車，徑向成伯怡雲臥園而來。原來這個雲臥園在後載門內，不是尋常園林，其地毗連一座王府，外面看看，一邊是宮闕巍峨，一邊是水木明瑟，莊嚴野逸，各擅其勝。伯怡本屬王孫，又是名士，住了這個名園，更是水石為緣，縹緲無間。春秋佳日，懸榻留賓；偶然興到，隨地談宴，一觴一詠，恆互昏旦；一官苜蓿，度外置之。世人都比他做神仙中人，這便是成伯怡雲臥園的一段歷史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純客、小燕、尚秋、子珮四人，一同到雲臥園門外，尚秋先跳下車，來扶純客。純客推開道：「讓老夫自走，別勞駕了！」原來純客還是初次到園，不免想賞玩一番。當時擡起頭來，只見兩邊蹲著一對崆峒白石巨眼獅，當中六扇銅綠色雲夢竹絲門，釘著一色鑲鐵獸環，門樓上虬棟虹梁，夭矯入漢。正中橫著盤龍金字匾額，大書「雲臥園」三字。「雲」字上頂著「御賜」兩個小金字。純客道：「壯麗哉，王居也！黃冠草服，哪裡配進去呢！」小燕笑道：「惟賢者而後樂此。」說話時，就有兩個家人接了帖子，請個安道：「主人和眾位大人久候了。」說著，就揚帖前導，直進門來。門內就是一個方方的廣庭，庭中滿地都是合抱粗的奇松怪柏，龍幹撐雲，翠濤瀉玉，葉空中漏下的日光，都染成深綠色；松林盡處，一帶粉垣，天然界限，恰把全園遮斷。粉垣當中，一個大大的月洞門。尚秋領著純客諸人，就從此門進去。純客道：「這裡借無宏景高樓，消受這一片濤聲。」言猶未了，已到了一座金碧輝煌的牌樓之下，樓額上寫著「五雲深處」四個闢窠大字。進了牌樓，一條五色碎石砌成的長堤，夾堤垂楊漾綠，芙蓉綻紅；還夾雜無數蜀葵海棠，秋色繽紛。兩邊碧渠如鏡，掩映生姿；破芡殘荷，餘香猶在，正是波澄風定的時候。忽聽灘頭拍拍的幾聲，一群鴛鴦鷺鷥鼓翼驚飛。純客道：「誰在那裡打鴨驚鴛？」尚秋指著池那邊道：「你們瞧，扈橋雙鬟亂劃，載著個美人兒來了！」大家一看，果然見一隻瓜皮艇，艙內坐著個粉妝玉琢的少年，面不粉而白，脣不硃而紅，橫波欲春，瓠犀微露，身穿香雲衫，手搖白月扇，映著斜陽淡影，真似天半朱霞。扈橋卻手忙腳亂，把槳劃來劃去，蹲在船頭上，朗吟道：「攜著個小雲郎，五湖飄泊。」純客眯著眼道：「哪，那艙裡坐著的不是愛雲嗎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扈橋已攜了愛雲跳上岸，與眾人相見，笑道：「純老且莫妒忌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那得紫雲回！」說罷，把愛雲一推道：「去吧！」愛雲忙笑著上前給純客、小燕大家都請了安。小燕道：「誰叫你來的？」愛雲抿嘴笑道：「李老爺的千春，我們怎會忘了，還用叫嗎？」純客笑了笑，大家一同前行。走完了這長堤，翼然露出個六角亭，四面五色玻璃窗，面面吊起。純客正要跨進，只聽一人曼聲細詠，純客叫大家且住，只聽念道：「生小瑤宮住。是何人、移來江上，畫欄低護。水佩風裳映空碧，只怕夜涼難舞。但愁倚湘簾無緒。太液朝霞和夢遠，更微波隔斷鴛鴦語！抱幽恨，恨誰訴？湖山幾點傷心處。看微微殘照，蕭蕭秋雨。忍教重認前身影，負了一汀歐鷺！休提起、洛川湘浦。」

□里曉風香不斷，正月明寒瀉全盤露。問甚日？凌波去。」純客向尚秋道：「這《金縷曲》，題目好似盆荷，寄托倒還深遠。」尚秋正要答言，忽聽亭內又一人道：「你這詞的寓意，我倒猜著了。這個鴛鴦，莫非是天上碧桃、日邊紅杏嗎？金盤瀉露，引用得也還恰當，可恨那露氣太寒涼些。什麼水殿瑤宮，直是金籠玉筍罷了！」那一人道：「可不是！況且我的感慨更與眾不同，馬季長雖薄劣，誰能不替絳帳中人一泄憤憤呢！」純客聽到這裡，就突然闖進喊道：「好大膽，巷議者誅，亭議者族，你們不怕嗎？」你道那吟詠的是誰？原來就是聞韻高，科頭箕踞，兩眼朝天，橫在一張醉翁椅上，旁邊靠著張花梨圓桌；站著的是米筱亭，正握著支提筆，滿蘸墨水，寫一幅什麼橫額哩。當時聽純客如此說，都站起來笑了。純客忙擋住道：「吟詩的盡著吟，寫字的只管寫，我們還要過那邊見主人哩！」說話未了，忽然微風中吹來一陣笑語聲，一個說：「我投了個雙驍，比你的貫耳高得多哩！」一個道：「讓我再投個雙貫耳你看。」小燕道：「噢，誰在那裡投壺？」筱亭道：「除了劍雲，誰高興幹那個！」扈橋就飛步搶上去道：「我倒沒玩過這個，且去看來。」純客自給愛雲一路談心，也跟下亭子來。一下亭，只見一條曲折長廊，東西蜿蜒，一眼望不見底兒。西首一帶，全是翠色粘天的竹林，遠遠望進去，露出幾處臺榭，甚是窈窕。這當兒，那前導的管家，卻逕向東首，渡過了一條小小紅橋，進了一重垂花門，原來里面藏著三間小花廳，廳前小庭中，堆著高高低低的太湖山石，玲瓏剔透，磊砢崢嶸，石氣撲人，雲根掩土。廊底下，果然見姜劍雲卷起雙袖，又著手半靠在欄杆上，看著一個□五六歲的活潑少年，手執一枝竹箭，離著個有耳的銅瓶五步地，直躬斂容地立著，正要投哩！恰好扈橋喘吁吁地跑來喊道：「好呀，你們做這樣雅戲，也不叫我玩玩！」說著，就在那少年手裡奪了竹箭，順手一擲，早拋出五六丈之外。此時純客及眾人已進來，見了哄然大笑。純客道：「蠢兒！這個把戲，哪裡是粗心浮氣弄得來的！」一面說話，一面看那少年，見他英秀撲人，鋒芒四射，倒吃一驚。想要動問，尚秋、子珮已先問劍雲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

劍雲笑道：「我真忘了，這位是福州林敦古兄。榜名是個『勛』字，文忠族孫，新科的解元，文章學問很可以的。因久慕純老大名，渴願一見，所以今天跟著兄弟同來的。」說罷，就招呼敦古，見了純客和眾人。純客贊嘆了一回，方要移步，忽回頭，卻見那廳裡邊一間一張百靈臺上，錢唐卿坐在上首，右手拿著根長旱煙筒，左手托一本書在那裡看，說道：「你這書把板本學的掌故，搜羅得翔實極了。弟意此書，既仿宋詩紀事詩之例，就可叫作《藏書紀事詩》，你說好嗎？」純客方知上首還有人哩。看時，卻是個黑瘦老者，危然端坐，彷彿老僧入定一樣。原來是潘八瀛尚書的得意門生、現在做他西席的葉緣常。小燕要去招呼，純客忙說不必驚動他們，大家就走出那廳。又過了幾處廊樹，方到了一座宏大的四面廳前，周圍環繞游廊，前後簇擁花木，裡裡外外堆滿了光

怪陸離的菊花山，都盛著五彩細磁古盆，湘簾高卷，錦綉重敷，古鼎龍涎，鏡屏風紐，真個光搖金碧，氣蕩雲霞。當時那管家把純客等領進廳來，只有成伯怡破巾舊服，含笑相迎，見小燕、尚秋、子珮等道：「原來你們都在一塊兒，倒叫人好等！」純客尚未開口，只聽東壁藤榻上一人高聲道：「我們等等倒也罷了，只被怡雲、素雲兩個小燕子，聒噪得耳根不清。這會兒沒法子，趕到後面下棋去了。」純客尋聲看去，原來是黎石農，手裡正拿著本古碑，遞給一個圓臉微鬚、氣概粗率的老者。純客認得是山東名士汪蓮孫，就上去相見，一面就對石農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門生舊疾又發，幾乎不能來，所以遲到了，幸老師恕罪！」石農笑道：「快別老師門生的挖苦人了，只要不考問著我『敦倫』就夠了。」大家聽了，哄堂笑起來。那當兒，後面三雲瓊枝照耀的都出來請安。外面各客也慢慢都聚到廳上。

伯怡見客到齊，就叫後面擺起兩桌席來。伯怡按著客單定坐。東首一席，請李純客首座，袁尚秋、荀子珮、姜劍雲、米筱亭、林敦古依次坐著，菱雲、怡雲、素雲卻都坐在純客兩旁，共是九位。西首一席，黎石農首座，莊小燕、錢唐卿、汪蓮孫、易緣常、段扈橋、聞韻高依次坐著，伯怡坐了主位，共是八位。此時在座的共是十七人，都是臺閣名賢，文章巨伯，主賢賓樂，酒旨饌甘，觥籌雜陳，履趾交錯，也算極一時之盛了。三雲引簫倚笛，各奏雅調，菱雲唱豪宴，怡雲唱賞荷，素雲唱小宴，真是酒祿閑愁，花消英氣。純客怕他們勞乏，各侑了一觥，叫不必唱了。伯怡道：「今日為純老祝壽，必須暢飲。兄弟倒有一法消酒，不知諸位以為若何？」大家忙問何法。伯怡道：「今日壽筵前了無獻納，不免令壽翁齒冷。弟意請諸公各將家藏珍物，編成柏梁體詩一句，以當蟠桃之獻，失韻或虛報者罰，佳者各賀一觥。惟首兩句籠罩全篇，末句總結大意，不必言之有物。這三句，只好奉頌三雲的了。其餘抽簽為次，不可攙越。」大家都道新鮮有趣。

伯怡就叫取了酒籌，編好號碼，請諸人各各抽定。恰好石農抽了第一。正要說，純客道：「不是要叫三雲先說嗎？我派菱雲先說首句，怡雲說第二句，素雲說末句吧。」菱雲道：「我不會做詩，諸位爺休笑！我說是『雲臥園中開瓊筵』。」怡雲想想道：「群仙來壽聲極仙。」伯怡道：「神完氣足，真籠罩得住，該賀。如今要石農說了。」大家飲了賀酒。石農道：「我愛我的《西岳華山碑》，我說『華山碑石垂千年』。」唐卿道：「《華山碑》世間只傳三本，君得其一，那得不算偉寶！第二就挨到我了，我所藏宋元刻中，只有三行本《周官》好些，『《周官》精槩北宋鑄』用得嗎？」緣常道：「紙如玉版，字若銀鈎，眉端有薨翁小章，這書的是百宋一廬精品。」小燕笑道：「別議論人家，你自己該說了。」緣常道：「寒士青氈，哪有長物！只有平生夙好隋唐經幢石拓，倒收得四五百通了。我就說，『經幢千億求之虔』。」小燕道：「我的百石齋要搬出來了。」就吟道：「耕煙百幅飛雲煙。」蓮孫接吟道：「《然脂》殘稿留金荃。」劍雲笑道：「你還提起那王士祿的《然脂集》稿本哩！吾先生琉璃廠見過，知道此書，當時只刻過敘錄，《四庫》著錄在存目內。現在這書朱墨爛然，的是原本。原來給你搶了去！」蓮孫道：「你別說閑話，交了白卷，小心罰酒！」劍雲道：「不妨事，吾有《馬湘蘭救駕》。」就舉杯說道：「馬湘蘭風骨妍。」扈橋搶說道：「漢碑秦石羅我前。」筱亭道：「人家收拓本，叫做『黑老虎』，你專收石頭，只好叫『石老虎』了。」扈橋道：「做石老虎還好，就不要做石龜，千年萬載，馱著石老虎，壓得不得翻身哩！」

韻高道：「筱亭收藏極富，必有佳句。」筱亭道：「吾雖略有些東西，卻說不出哪一樣是心愛的。」劍雲笑道：「你現在手中拿個寶物，怎不獻來？」大家忙問甚物，筱亭只得遞給純客。純客一看，原來是個瑤瑤煙壺兒，卻是奇怪，當中隱隱露出一泓清溪，水藻橫斜，水底伏著個綠毛茸茸的小龜，神情活現。純客一面看，一面笑道：「吾倒替筱亭做了一句『綠毛龜伏瑤瑤泉』。倒是自己一無長物怎好？」子珮道：「純老的日記，四十年未斷，就是一件大古董。」純客道：「既如此，老夫要狂言了！」念道：「日記百年萬口傳。」韻高道：「我也要效顰純老，把自己著作充數，說一句『續南北史藝文篇』。」子珮道：「我只有部《陳茂碑》，是舊拓本，只好說『陳茂古碑我寶旃』。」伯怡道：「我家異寶，要推董小宛的小象，就說『影梅庵主來翩翩』吧。如今只有林敦古兄還未請教了。」敦古沉思，尚未出口，劍雲笑道：「我替你一句罷！雖非一件古物，卻是一段奇聞。」眾人道：「快請教！」

劍雲道：「黑頭宰相命宮填。」大家愕然不解。敦古道：「劍雲別胡說！」劍雲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。」就對眾人道：「我們來這裡之先，去訪余笏南，笏南自命相術是不凡的。他一見敦古大為驚異，說敦古的相是奇格，貴便貴到極處，九歲必登相位，操大權；凶便凶到極處，二歲歲橫禍飛災，弄到死無葬身之地。你們想本朝的宰相，就是軍機大臣，做到軍機的，誰不是頭頂齒豁？哪有少年當國的理！這不是奇談嗎？」大家正在吐舌稱異，忽走進一個家人，手拿紅帖，向伯怡回道：「出洋回來的金鈞金大人在外拜會，請不請呢？」伯怡道：「聽說雯青未到京就得了總署，此時纔到，必然忙碌。倒老遠的奔來，怎好不請！」純客道：「雯青是熟人，何妨入座。」唐卿就叫在小燕之下、自己之上，添個座頭。不一會，只見雯青衣冠整齊，緩步進來，先給伯怡行了禮，與眾人也一一相見，臉上很露驚異色，就問伯怡道：「今天何事？群賢畢集呢！」伯怡道：「純老生日，大家公祝。雯兄不嫌殘杯冷炙，就請入座。」石農、小燕都站起讓坐。雯青忙走至東席應酬了純客幾句，又與石農、小燕謙遜一回，方坐在唐卿之上。」小燕道：「今早小兒到京，提說在河西務相遇，兄弟就曉得今天必到了。敢問雯兄，多時稅駕的？」雯青道：「今兒卯刻就進城了。」因又謝小燕電報招呼的厚意。唐卿問打算幾時復命，雯青道：「明早宮門請安，下來就到衙門。」說著，就向小燕道：「兄弟初次進總署，一切還求指教！」小燕道：「明日自當奉陪。我們搭著雯兄這樣好伙計，公事好辦得多哩！」於是大家從新暢飲起來。伯怡也告訴了雯青柏梁體的酒令，雯青道：「兄弟海外初歸，荒古已久，只好就新刻交界圖說一句『長圖萬里鷗脫堅』吧。」眾人齊聲道好，各賀一杯。純客道：「大家都已說過，老夫也醉了。素雲說一句收令吧！」素雲漲紅臉，想了半天，就低念道：「兵仗我公壽喬佳。」伯怡喝聲采道：「真虧他收煞個住。大眾該賀個雙杯！」眾人自然喝了。那時純客朱顏酡然，大有醉態，自扶著箬雲，到外間竹榻上躺著閑話。大家又與雯青談了些海外的事情，彼酬此酢，不覺日紅西斜，酒闌興盡，諸客中有醉眠的，也有逃席的，紛紛散去。雯青見天晚，也辭謝了伯怡徑自歸家。純客這日直弄得大醉而歸，倒真個病了數日，後來病好，做了一篇《花部三珠贊》，頑艷絕倫，旗亭傳為佳話。這是後話，不提。

且說雯青到京，就住了紗帽胡同一所很寬大的宅門子，原是華如替他預先租定的。雯青連日召見，到衙門甚為忙碌。接著次芳護著家眷到來，又部署一番。諸事相定，從此雯青每日總到總署，勤慎從公，署中有事，總與小燕商辦，見他外情通達，才識明敏，更覺投契。兩人此往彼來，非常熟絡。有一回小燕派辦陵土，出京了半個多月，所有衙中例行公事，向來都是小燕一手辦的，小燕出差，雯青見各堂官都不問津，就叫司官取上來，逐件照辦。直到小燕回來，就問司官道：「我出去了這些時，公事想來壓積得不少了？」司官道：「都辦得了，一件沒積起來。」小燕臉上一驚道：「誰辦的？」司官道：「金大人逐日批閱的。」小燕不語，頓了頓，笑向雯青道：「吾兄真天才也！」雯青倒謙遜了幾句，也不在意。又過了數日，這天雯青衙門回來，正要歇中覺，忽覺一陣頭暈惡心。彩雲道：「老爺每天此時已睡中覺了，今天怕是晚了，還是躺會兒看。」雯青依言躺下。誰知這一躺，把路上的風霜、到京的勞頓，一齊發出來了，壯熱不退，淹纏床褥，足足病了一個多月纔算回頭。只好請了兩個月的病假，在家養病。

卻說那日雯青還是第一天下床，可以在房內走走，正與張夫人、彩雲閑話家常，金升進來說：「錢大人要拜會。」張夫人道：「你沒告訴他老爺病還沒好嗎？」金升道：「怎麼不說。他說有要緊話必要面談，老爺不能出來，就在上房坐便了。」雯青道：「唐卿是至好，就請裡邊來吧！」於是張夫人、彩雲都避開了。金升就領著唐卿大搖大擺地進來。雯青靠在張楊妃榻上，請唐卿就坐靠窗的大椅上。唐卿道：「雯兄雖大病了一場，臉色倒還依舊，不過清減了些。」雯青嘆道：「人到中年，真經不起風浪的了！」唐卿道：「你的風浪，現在正大得很哩！要經得起，纔是英雄的氣度哩！」雯青愕然道：「我出了什麼事嗎？」唐卿道：「可不是嗎？你且不要著急！我今天是龔尚書那裡得的消息，事情卻從你那幅交界圖惹出來的。西北地理，我卻不大明白。據說回疆邊外，有地名帕米爾，山勢回環，發脈蔥嶺，雖土多礫薄，無著名部落，然高原綿互，有居高臨下之勢，西接俄疆，南鄰英屬阿富汗，東、中兩路則服中國。近來俄人逐漸侵入，英人起了忌心，不多幾時，送了個秘密節略及地圖一紙給總署，其意要中國收回

帕境，隔闕俄人。總署就商之俄使，請劃清界址。俄使說，向來以郎庫裡湖為界的。然查驗舊圖及英圖，卻大不然，已佔去地七八百里了。總署力駁其誤。俄使當堂把吾兄刻的交界圖呈出，說這是你們公使自己劃的，必然不會錯的。當時大家細看，竟瞠目不能答一語。現在各堂部為難得很。潘、龔兩尚書卻都竭力想替你彌縫，誰知昨日又有個御史把這事揭參了，說得很凶險哩！上頭震怒，幸虧龔尚書善言解說，纔把折子留中了。據兄弟看來，吾兄快些發一信給許祝雲，一信給薛淑雲，在兩國政府運動，做個釜底抽薪之法，纔有用哩！所以兄弟管不得我兄病體，急急趕來，給你商量的。」這一席話，不覺把雯青說得呆了半晌，方掙出一句道：「這從何說起呢？」唐卿就附耳低低道：「你道俄公使的交界圖是哪裡來的？」雯青道：「我哪裡知道。」唐卿笑道：「就是你送給小燕的那一本兒。那個御史，聽說也是小燕的把兄弟哩！」雯青吃一驚道：「小燕給我有什麼冤仇呢？」唐卿道：「宦海茫茫，誰摸得清底裡呢！雯兄，你講了半天話也乏了，我要走了，那個信倒是要緊的，別耽遲就是了。」說罷，起身就走。唐卿去後，張夫人及彩雲都在後房出來，看見雯青面色氣得鐵青。張夫了勸了一番，無非叫他病後保重的意思。那時已到了向來雯青睡中覺的時候，雯青心裡煩惱，就叫張夫人、彩雲都出房去，說：「讓我躺躺養神。」大家自然一哄散了。雯青獨自躺在床上，思前想後，悔一回，錯刻了地圖；恨一回，誤認了匪人，反來復去，哪裡睡得著！只聽壁上掛鐘針走的悉悉瑟瑟，下下打到心坎裡；又聽得窗外雀兒打架，喧噪得耳根出火。一個頭兒不知怎地，總著不牢枕，沒奈何只好端坐床當中，學著老僧打坐模樣。好容易心氣好象落平些，忽然又聽見外房彷彿兩個老鼠，只管唧唧吱吱地怪叫。頓時心火涌起，欵地跳下床來，踏著拖鞋，直闖出房門來。誰知不出來倒也罷了，這一出來，只聽雯青狂叫道：「好呀，好！這個世界，我還能住下嗎？」說罷，身子往後一仰，倒栽蔥地直躺下地去，眼翻手撒，不省人事。正是：

北海酒尊逢客舉，茂陵病骨望秋驚。
不知雯青因何驚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